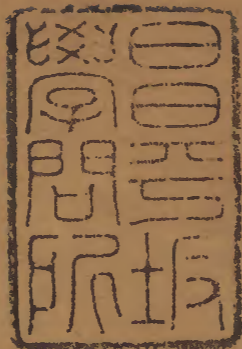


黃勉齋集

六七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五	函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元	九	九	漢
函	一	四	書
九	四	二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27)		
函號	299	47	

理學全書

卷十七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全榜

平和汪奇猷嘉仲

題跋

蔡西山家書

淺草文庫

翰始受學於晦菴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遊者
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
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
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
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翰

黃勉齋集 卷之六
之識公爲最久而荷公之教爲最深其卜居乎此也固惟
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旣不容於世以死
而先生亦相繼而歿榦又將疇依耶嗚呼吾先生者固累
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
生以書一通授榦咨嗟太息者久之曰此季通與其子書
也子爲我掇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
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以致其悲慕之意云

代書晦菴先生四齋箴

晦菴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二也其拳
拳於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爲此銘而以誨學者欲其目之

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師恕趙君鋟板縣
庠且慮傳本之多無以取信後來因屬榦記之嗚呼先生
不復見矣所恃以明善誠身者不過文字之間是豈可以
不謹其所傳哉遂敬爲之揮涕書此嘉定辛酉十有一日
朔旦門人長樂黃榦敬書

跋三衢毛氏增韻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尚矣
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
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
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

驚高者既忽之而不習狗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覽毛公之所述爲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黃榦書於石門酒庫

跋方耕道書

余嘗聞方耕道爲南軒先生之客有遺憾焉及聞李君子謂之語具道一時相與之意然後知傳者之妄也子謂出示耕道手書敬復其論議攻非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南軒而南軒能容之子謂又以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賓主規諫之難久矣豈其遇合自有時耶余爲之三復而

三太息云開禧丁卯春社長樂黃榦書

書晦菴先生所書損益大象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爲深戒也晦菴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以示其同學黃榦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莫春望日敬書

跋樂安曾一菴歲月記

黃勉齋集 卷之六
觀一菴曾君自處於生死之際亦可謂達矣哉一菴家貲累千金子四人好學守家法無所累於中而然也世之貴富安逸過一菴者何限至老愈饜死且不瞑者皆是一菴非達耶一菴能超然於生死至語諸子猶以不能光大門戶爲恨抑豈未能忘情於窮達耶其曰醇謹勤儉讀書則是求諸已而已曷嘗以搖尾乞憐如墻間之徒爲能光且大哉一菴達者也余年六十有一一區之宅一囊之粟以自給尚趑趄俛首入銓曹讀曾君之記誠有愧矣因書其後以諭其子使毋忘乃翁之訓而亦以自厲云嘉定壬申二月旣望勉齋黃榦書於武林旅舍

跋南康胡氏鄉約

南康胡伯量以鄉約示其友黃榦讀已而嘆曰此鄉飲酒遺意也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調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繼綫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而不厚哉後世禮教不明人欲滋熾利害相攻情僞相勝一室之內父子兄弟乖爭陵犯者多矣而況於鄉鄰乎風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量兄弟孝友同居甕人無間言又能推其施之家者而達之鄉其有補於風教大矣故書其後以諭其鄉人使知其合於古誼相與守之而勿替云

嘉定乙亥四月晦日書於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語錄

晦菴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歿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其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於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遊者亦樂爲之搜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庠節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嘗從遊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讐校重複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爲卷帙次第凡幾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於後特

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間承警欬也後之學者誠能齋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足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旣以鈔諸本以榦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黃榦謹書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侍郎李公以東萊先生手帖示榦旣獲竊窺兩賢相與之意而所稱引莫非當世巨儒所講論莫非古先典訓何其盛哉今其人旣不復見而其言亦不復聞豈亦氣數消長

驟盛者固忽衰與吾輩盍思所以自勉哉爲之三復太息
云嘉定乙亥長至後一日後學黃榦敬書於鳳山書院

書晦菴先生家禮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
天高而地下萬物散殊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
爲火於四序則爲夏於四德則爲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
不可易人稟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
形而爲恭敬辭遜著而爲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
而不容已也聖人因人情而制禮旣本於天理之正隆古
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

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爲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
者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
末詳畧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
學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
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
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
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
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
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迺取是書鋟諸木
以廣傳蓋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

又於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黃榦敬書

跋陳履道先墳庵額大字

榦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丘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孝於親而望

於人陳公庵額之所爲書也履道既能成其先大夫之志復以墨本爲軸朝夕展玩如適丘壟而撫松楸悽愴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故述余之所見以明先生之爲此書履道之寶此書不但字畫之工而已嘉定丙子六月旣望長樂黃榦敬書於竹林精舍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道學之力歟榦蚤從晦菴先生遊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遊宦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引疾來歸願畢此志師亡友散獨抱遺編先生之孫浚携書來訪三復起敬竊書其後以

致慨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黃榦敬書

書新淦郭氏叙譜堂記

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况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不知所愛則上負於天地下愧於祖宗矣新淦郭氏之於族人也旣買田以給之又爲堂以聚之蓋知此義矣卽此義而充之知此心之無不徧知此理之無不同則將合覆載而爲一堂也豈不大哉予嘗爲邑於新淦而聖與嘗問學於子聞其事而嘉其志爲是說以廣之嘉定丁丑長至定庵黃榦書

書陳密學守城錄

密學陳公之守城殆天下才非可學而能也然得其書熟玩焉觸類而通之亦豈不可學哉顧嘗以爲守城者郡守僚屬之責也今之仕者二三年輒一易偶當暇間於是書固不屑讀倉卒擾攘則亦不暇讀矣若使邦人皆取是書而讀之父子兄弟庠序里閭平居暇日相與講說則凡在城之內者無非可與守城之人也况又切於其身之利害則考之必精思之必審其爲郡守僚屬之助多矣予旣與同官寓公士友合謀併力以成安慶版築之役因以是書屬郡文學金淵刊之學宮寓公士友凡邦人之欲得是書

者悉以遺之合一郡之見守一郡之城當有得陳公之意於是書之外者矣凡爲郡而欲得是書以遺其邦人者又將以廣其傳焉則凡有城者皆可守尙何外侮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旣望長樂黃榦書

書趙華文行狀

榦少從晦菴先生遊竊聞篤行公之名攬其遺事俯仰敬嘆如對古人後十餘歲遂獲與仲兄偕受知於丞相忠定公竊窺言論設施之大槩華文方以少年擢高科館於劉忠肅公之家而受業於晦菴先生之門遂與爲友焉其後從宦江西累累相遇則華文涉歷愈深年愈高而德愈邵

也投者來歸聞華文之子總榦君宰崇安有惠政人多稱之五十年間及見其一家四世之賢如此雖其事業所至有不同而其人之賢則皆處心以忠實持身以端謹居家以孝友施之於政者真知體國愛民者也何其盛哉丙寅丁卯間榦方以事走京師及見權奸薰罔忠良被禍殆若天道冥漠不可曉者及今觀之鄙夫儉人根株鋤戮聞其老者不啻若犬彘而篤行公之後赫奕盛大至於如此所謂福善禍淫者豈不灼然可監也哉讀李君敬子所述華文之行實而敬題其後爲善者當知所勸而不善者亦當知所戒矣嘉定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長樂黃榦書

啓

謝兩浙漕司送錢啓

竊祿無功復拜金錢之賜感恩知幸如叨華袞之榮輒述寸誠敬陳尺牘竊以官分品級事無等差皆當竭力以盡心庶免素殮而尸位揆諸物類雖雞犬而有所司質之聖言則牛羊亦求其壯苟性靈於物而偷安適已才劣於聖而濶視高談以汨沒州縣爲勞人以稽考簿書爲俗吏則食焉而怠何其免巧者之譏任旣不勝亦無恠梓人之怒故官箴之是守皆吏職之當爲豈曰難能足膺厚錫如榦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落落五十年益歎儒冠之多誤嗷

嗷二百指庶幾廩粟之是糜與其因偷敗事因貪敗名孰若以廉求安以勤求飽乃至奔馳於兩庫固惟竭盡於一心自冬涉春深愧代庖而越俎以新易舊豈宜攘臂以下車方陳控免之情忽奉寵嘉之命出於非望得之若驚伏遇某官仁禮存心謙恭接物樂於下士有握髮吐哺之風惠以使人得解衣推食之意遂使庸愚之賤亦蒙錫予之恩榦敢不勉竭駑駘力圖稱塞守清白傳家之節爲辛勤報國之誠廣廈千萬間幸假驩顏之庇畏途九折坂甘爲叱馭之驅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啓

尸祝無功復忝代庖之責伶官至賤亦叨錫爵之榮往昔
所無吏民共駭竊以位高而易墜勢卑而難伸齊禮牛角
之歌燕感駿骨之論垂之往牒是爲美談要必真有用之
才乃能當非常之遇如榦者識非涉世學不逮人抱關擊
柝姑以爲貧毀瓦畫墁難以求食惟究心於辦職庶竊廩
以偷生豈期錫賞之至三又俾侵官而兼二知己難值捐
軀不辭當光華臨按之時此官吏戰兢之際忽寵頒於臺
翰復拜賜於金錢憫其寒微許以甄拔趙文子舉筦庫之
士晉叔向聽堂下之言不謂古風乃見今日伏遇某官英
猷經遠雅望鎮浮於大賢何不容占小善率以錄竹頭木

屑馬勃牛溲咸預兼收未嘗輕棄遂使塵埃之賤輒蒙禮
貌之優榦敢不益厲素心勉殫篤力食祿者當任其事感
恩者必竭其勞庶幾晚景之桑榆遽變春風之桃李豈惟
攬轡冀不忘推轂之言行卽秉鈞亦願作在銘之器

回崇德吳尉啓

採鄉曲之譽不勝仰德之懷仕邦域之中遂有依仁之幸
忽魚書之寵賜知騎氣之鼎來感與愧并得諸望外恭惟
某官材高識遠學廣文多氣秀儒林擅斗南一人之望名
高仕版策天山三箭之勲自應密勿於廟堂尚復徊翔於
州縣惠必期於澤物官何嫌於近民佇聞課最之登卽聽

文章之薦榦稟資甚薄賦命多奇半世蹉跎已甘閒散一
官蹭蹬尚苦饑寒方興張願待哺之思復起折腰無米之
歎尚賴仁賢之誨頓寬寂寞之憂報匪瓊瑤姑謝撝謙之
辱音母金玉行修請益之恭

通屬官啓

紅蕖綠水久欽入幕之高風白首青衫來作當壚之賤吏
仰託帡幪之庇敢稽簡牘之修恭惟某官學廣文多行高
識遠儒林奮迹豈惟數萬里之鵬程仕路剴繁不但十九
年之牛刃合厠論思之選尚淹畫諾之遊敷歷滋深聲稱
甚籍錢流地上收飛芻輓粟之功身在日邊有朝奏夕召

之寵晉登華貫俯穆師言榦局促不才迂愚無學蹉跎半
世偶叨一命之微荏苒十年備歷百罹之厄合收身於農
圃尚投迹於塵埃蓋將餬口於四方但有折腰於五斗雜
居庸保惟知竭力以盡心尚賴仁賢曲賜匿瑕而藏垢

通孟主管啓

計臺重寄職分廉按之權委吏卑官身處塵埃之役趨承
有日感幸自天恭惟某官雅量鎮浮英猷經遠文之以禮
不徒公綽之成人養之以剛豈特施舍之守氣究其學問
端有源流教傳三徙之餘道守七篇之舊晉楚之富不可
及也豈若以吾義以吾仁管晏之功可復許乎非但其君

黃勉齋集 卷之六 十一
顯其君霸踐敷滋久譽望寢隆宜自致於要津庶盡摠於
素抱平分風月人皆屬意於竹符坐對湖山公獨甘心於
蓮幕雖高懷之難企於輿論以未伸課最朝聞璽書夕至
借方寸之地力輸削草之忠近咫尺之天行卽持荷之選
榦迂踈無學淺陋不才濩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
涉百罹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還於農圃豈宜復玷
於縉紳家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旣饑寒之未
免於仕進以難忘智類挈瓶自知無用分當滌器猶恐弗
堪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與使令雜
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仁賢之庇庶幾藏垢

以納汙

謝兩浙詹漕薦啓

東西十五郡屬當孟博之登車官吏千百人咸望鄭莊之
推轂豈意剡章之辱乃先管庫之卑承命易驚撫心甚慙
竊以薦士非難而難於下白屋之士求知非難而難於辱
大賢之知故燕昭市駿骨而諸侯之客始歸顏淵附驥尾
而萬里之名益顯如上以請託而舉而下以貴要而趨則
得之若無榮反益愧然以卑官之冗賤乃獲公名之薦揚
苟非學行之素充亦才業之可採如榦者才非適用學不
逮人蚤歲父兄誨以傳家之清白平生師友勉其刻意於

青兗齋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卅鉛志不篤而業不精年益老而身益困自合甘心於農
畝豈宜廁迹於縉紳屈指平居幾見壑鹽之不給庇身寸
祿敢云麴蘖之爲卑處之固已甚榮外此敢有他望夫何
脫毛遂之穎又獲登李膺之門往昔所無里閭共駭茲蓋
伏遇某官量涵淵海智燭著龜泰宇清明白日青天之在
望德容溫粹春風和氣之襲人持心悉本於公平接物無
分於貴賤以謂不龜手之藥或濟於世須當知扣牛角而
歌未忍以人廢擢自百僚之底賜以一字之褒翰敢不益
勵初心堅持晚節陳篇誓報不敢爲世俗之佞言律已居
官惟母負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王提舉薦

銅章受察乏撥繁剗劇之才玉節按臨抗激濁揚清之志
夫何甄拔猥及庸愚流傳忽到於人間感激已踰於望外
竊以風俗大弊孰甚義利之不明薦舉一途馴至上下之
俱失富貴者人之欲廉恥者國之維自奔競之習旣滋而
羞惡之端浸泯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有鄙夫之不爲雖君
子亦未免取之者隨時而馳騫與之者視勢而低昂專布
私恩絕無公議至有不求而自得與夫旣舉而不知此當
望於古人之中要難施於庸流之表如榦者心期甚短學
術亡奇早歲父母誨以徐行而後長壯年師友厲其處分

以甘貧既不能自奮於精力強盛之時又寧忍躁進於齒
髮衰頽之日一行試吏三奉辟書愧無尺寸之長始為升
斗之計竭來百里比及三年資淺而望輕訟繁而民雜恤
貧安富詎敢有偏守法奉公但求其是奈勝心之滋熾肆
讒口以居多市虎屢至未免或疑秋鶚一書胡為而上靜
而有守拙性所便直而不阿慙懷難克早愆警用刑之酷
螟蝗戒為政之貪不辭奔走之勞難免譴呵之及豈意匿
瑕而藏垢乃蒙棄短以錄長茲蓋伏遇某官識量過人精
忠體國冰壺清鏡是非悉付於至公砥柱中流靜定不搖
於勁力坐令猥瑣亦預選掄在大賢無望報之私於小吏

有難酬之德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
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為世俗之諛言律已愛
人願守聖賢之明訓

謝撫州陳守薦啓

百里馳驅祇奉周家之條教一封奏徹豈為京秩之權輿
褒拂之舉有加特達之知曷稱竊以富貴者人之欲羞惡
者義之端古人行道未嘗求知後世盡職庶幾有遇迨俗
之末惟利是趨乞其餘者無異墮間望而罔焉何殊壟斷
欲求投足舉手之力必為脅肩諂笑之容若夫稟質之迂
愚加以賦分之奇蹇既無以借王公之譽又不忍決性命

之情乃思附翼以攀鱗何異挾山而超海如榦者受材甚拙涉世多艱一生燈火之勞濶疎無用兩鬢風霜之晚在再何爲誓將求老農老圃之師誰敢望大邑大官之庇役於塵埃筮楚汲汲乎期會簿書學已負於前脩政有同於俗吏趨風率職海山何賴於涓埃渴雨經時田野未安於寢食儻自忘於罪戾敢有冀於薦揚殆速譴呵母復廉恥豈意不龜手之藥與夫扣牛角之歌雖曰無心亦徒知已茲蓋伏遇某官度包海嶽義薄雲天君子容衆而尊賢夙推德量宰相量長而較短克紹家聲不爲權勢之所搖尤以奔競爲可厭斷以獨見拔之庸流十六字袞黼之榮

實爲未副千萬里門庭之遠名乃上聞有是遭逢莫爲稱塞榦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不敢爲世俗之諛言律已奉公願恪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胡漕薦啓

驛騎載馳俯頌雲翰鶚書剡奏仰扣天闈旣不敢陳醜蔑之言又未獲執李君之御胡然望外意者夢中竊以薦舉之道以公不以私仕進之方謀義不謀利凡古人之所守皆天理之當然上無狗勢以市恩下不貪榮而希寵彼此俱全於大節是非曼出於常流茲道浸微迨今尤甚禮辨

於登門之疏數情分於通問之後先脅肩諂笑誇以爲能
搖尾乞憐忘其自賤操心若此報國謂何如榦之愚與世
尤戾彈冠筮仕初乏寸長據案臨民難甘尺枉獨念閭閻
之休戚有關宗社之安危此心不憫於人窮何面輒饗於
君祿始循拙政見謂癡兒要無愧於俯仰之間亦奚恤於
異同之論大賢所隸庶獲知音鄙性無庸豈宜自鬻敢期
寒谷不碍陽和求匪待於童蒙遇乃叨於國士書藏十襲
字抵千金潢潦無根顧謂源流之有自蛟山重任剛言劇
易之兼長被溢美以若驚恍莫知其所本茲蓋伏遇某官
清姿邁往逸度昂霄得澹庵衣鉢之傳開韓公畫錦之兆

乘輶輓粟推轂薦賢遂使妄庸猥蒙褒借榦敢不激昂晚
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
記恥爲世俗之諛言學道愛人格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章提舉薦啓

課三載之績無善可稱屏一字之褒爲榮已甚兩叨薦拔
倍切凌兢竊以天生此民君爲司牧張官置吏碁布星分
登能選公寸量銖度惟進賢可以報國苟舉枉何以服人
眷言耳目之官實握權度之柄持至狹之京削馭至衆之
英才不惟難以獲薦薦者亦難未有得者不求求乃可得
故驅馳於宦路多湛伏於選場孰誤我公首及於榦自慚

鄙拙見謂迂疎慨慕前修屠龍無用俛從流俗刻鵠不成
雖屢困於窮途卒難忘於故步塵埃汨沒歲月蹉跎知伯
玉之非耄其及矣覺淵明之是去將安之迫於啼號始此
奔走數瓜期之且至夢松徑以將歸七寶浮圖台尖誰望
萬間廣廈大庇焉依反復揄揚終始成就學不窮於閩奧
文未探於菁華以法爲師視民如子皆願摳衣敬請先生
之教庶幾磨礪不爲小人之歸胡然品題逮此庸瑣壯也
不如今老矣曷稱所蒙一謂之甚可再乎敢忘其自茲蓋
代遇某官文雄壁水道冠蓬山挹塵衡嶽之陽播甘棠勿
剪之詠持節大江之右振皇華浴度之風掄才無閒於菲

勤獲善有如於璧玉遂令朽質亦預薦書近水樓臺最先
得月窮冬草木頓覺回春幹敢不奮激懦衷摩挲老鬢觀
大賢相予之至此信平生所學之不差陋巷雖貧讀書補
過清朝不棄狗國忘身

賀福建章漕啓

渙奉宸綸晉更使旨激西江以活涸轍之鮒所嘗及者十
一州徙南溟而運垂天之鵬又不知其幾千里按棲鸞之
舊治耀畫錦於故鄉公雖恬然不見其榮人爭覩之以先
爲快恭惟某官天生賢佐世濟精忠萬古家聲應不在巡
遠之下一門秀氣豈復論荀陸之儔入相天子而筦樞衡

出將王命而馳原隰均之體國皆足庇民暫辭蓬萊方丈之遊歷覽衡嶽康廬之勝君遣之以禮樂遠有光華人自得於湖山令修庭戶姦強斂戢窮弱歡呼然非歷試無以顯其器之全非治煩無以表其才之鉅一星斜指祥移翼軫之躔六轡載馳風動甌閩之路部屬分於八郡產最薄於四州所謂利源全資鹽筴惟亭戶常貧黠吏常富故私販日熾官課日虧重以名次之太艱愈使綱運之不繼欲更宿弊實藉通儒至於獄訟之浩繁與夫郡縣之欺慢聆其已試孰不潛銷管晏榦山海之饒莫能過也呂范侈衣冠之盛行卽見之榦自揣妄庸受知最厚剡鸚書而屢奏

歎猿臂之數竒有宅一區未辦子雲之歸計去家千里復尋元亮之漫游及瓜尚隔於再期種菊姑安於三徑忽聽易輶之命不勝折屐之情俗吏之期會簿書未諧稟令門人之洒掃應對敢不盡心

通江西提刑啓

鼎來丹詔晉陟皇華二千石以最聞佇公卿之漢選十一城之地大耀禮樂於周原號令素孚風彩丕振恭惟某官高明秀整謙厚粹和文章足以各家炳如日月節義見於傳世凜甚冰霜泛侯國之紅蓮挺王臣之喬木鷓序方期於大用虎符遽斂於偏方江淮之草木知名久安德化潢

池之甲兵微警已茂勲庸虎城安靜析之秋燕寢樂凝香
之晝九重注想四牡歌功維昔兩邦摩撫盡袴襦之詠厥
今一道澄清張繡斧之威民喜得公刑以弼教園扉鞠草
旁推聖世好生之心禁殿持荷盡見儒者有用之學榦少
知爲士晚始得官齒豁頭童自甘閑散足穿肘見未免啼
號曩懷製錦之羞敢課鳴絃之最豈期脫選復此字民金
水一來適當凋弊之後鉛刀再割不無缺折之虞眷言此
邑之吏民尚守昔時之條教但知恪意或可庇身滿目江
山猶覺棠陰之遺舊託身霄漢更忻樾蔭之方新頌詠之
私敷宣罔既

通江西提刑啓

光奉宸綸榮遷使旨望隆二千石至今猶奉於教條刑按
十一州豈謂盡歸於廉察雖再分於符竹復就攬於轡絲
山嶽動搖吏民呼舞恭惟某官天生賢德世濟英才籍籍
家聲應不在機雲之下巍巍望閩寧復論呂范之儔慶累
葉以承休趨七階而出仕筦庫一聞於小試入幕屢顯於
能聲贊寅清而列屬奉常任勿儉而庀司廷尉把麾淮甸
再騰襦袴之歌易鎮江城兩播甘棠之詠禽鳥知太守之
樂草木聞刺史之名非治煩無以表其才非歷試無以顯
其器踐揚滋久簡注彌深因卧轍以請爾俾乘輶而更治

謂洞獠甫平而民生未復汗獄多滯而吏惡久盈尙煩霹
靂之威更藉撫摩之手雖外憲非公而孰寄然大任舍我
以其誰會卽拜於詔環恐未溫於坐席暫扶繡斧頓令獄
訟之平行復青氈益侈衣冠之盛榦學非適用才不逮人
壯歲蹉跎已灰百念半生坎壈偶得一官孰云製錦之無
傷乃使操刀而再剖固知不缺而則折但欲補拙而以勤
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固嘗恣檄得遊賢父子之
間孰謂效官尙託舊帥帥之庇財賦殫匱困於追呼豪猾
縱橫見之訟牒人皆畏之而不顧公幸知之爲最詳獲預
按廉實爲幸會教誨飲食敢忘前日之話言期會簿書願

緩今朝之轡策

通江西王安撫

計臺飛最制閫宣威玉節觀風但覺事權之浸重珠簾捲
雨不妨景物之相安山川不移風采益著恭惟某官聲名
足以肅姦暴學術足以經國家砥礪廉隅毅然秋霜烈日
成就器質溫乎和氣春風能稱飛宦海之英大節見朝廷
之峻民無究者得廷尉持天下之平尹茲敬哉信長安爲
教化之本卿月獨明於霄漢使星分照於江淮道上埋輪
梟狐落膽高牙大纛新榮北闕之恩緩帶輕裘重納西山
之爽第方咨訪難鬱老成人方樂於湖山今自歸於禁闥

幹迂疎太甚結約亡奇齒豁頭童自甘閑散足穿肘見未免啼號念財賦之寒酸與頑豪之嚙惡不有雲天之庇難逃機穽之憂千里畏途敢憚駑駘之力萬間廣廈不勝燕雀之情

通淮西李帥啓

推禮樂詩書之習坐玉帳以宣威脫塵埃筮楚之勞伏星屏而聽命昔忝封章之薦今修屬部之恭行或使之望不及此恭惟某官氣涵剛正識達幾微勲業萃於一門實難兄而難弟才猷兼於衆智信允武以允文內外踐更聲稱益著合調元於百揆尚作屏於十連翼軫星分光射斗牛

之上江淮壤接名聞草木之微當干戈甫定之餘正瘡痕未瘳之日散強梗貔貅之卒集流離鴻雁之民朝寬顧憂人忘敵至借畱深切始少狗遠方赤子之心虛左以須當大慰斯世蒼生之願幹少無立志老不知人學術迂疎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廟堂之甄拔卑之朝蹟貳彼邊州雖力伸香火之所其敢怠簡書之畏斥單車而遠邁望會府以前趨省已摧頽難任驅馳之責量能進退不逃廉按之明

通淮西錢漕啓

諸老凋零賴有中流之砥柱一生欽慕殆猶迷路之南車
忽乘邊障以佐州乃隸使臺而聽命敢憑尺牘敬寫寸誠
恭惟某官識造淵深氣涵剛大詞根於理不徒誇舉子一
日之雄道探其宗直將紹往哲百年之緒推其餘以經世
隨所寓而著聲世方學圓人爭嗜進慈祥所發寧甘心於
州縣之間正直自將不肯安於朝廷之上年彌高而學甚
苦任愈重而氣不衰議論之確既足以折羣邪著述之洪
又足以扶皇極泐淮數千里方莽爲盜賊之區弭節一二
年皆晏若桑麻之壤信儒者之效無間於中外而君子之
論當先乎本原公道益開正人迭進評推月旦自應不愧

於梅溪詔下天庭行聽直躋於槐路榦少無立志老不逮
人術業迂疎已乏科名之伎生涯寥落亦無農圃之能念
百指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何所取材六曹管
鑰之司方拜隆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忽叨貳郡之除已
力祈香火之緣又復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列戟
以爲依省已衰頹不足任驅馳之責量能進退端不逃廉
按之明

通安豐郭守啓

才猷間出久欽貫日之忠衰晚無庸行遂披雲之願敢云
佐理庶獲依仁恭惟某官學廣聞多識高器遠文章議論

得諸家世之傳事業功名卓爾天資之茂合與闕庭之論
尙甘州縣之勞中外踐更聲稱藹著剖淮邦之竹要須譽
望之久孚縮鄰邑之銅遂擢蕃宣之重寄眷知己篤委任
尤專益攄韜畧之奇庸壯金湯之固海隅按堵永無擊柝
之虞廊廟疇庸卽聽持荷之選幹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
術迂疎已乏科名之伎生涯寥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
之啼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
揚致公朝之甄拔俾從縣紱來奉教條固知事大夫之賢
或可竭愚者之慮奈沉痾之已久懼寸祿之難酬已伸香
火之祈尙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列戟以前趨儻

遂歸休亦不失瞻承之幸如乖素願尙有資覆護之恩

通江東柴漕啓

理義不明人心爲之陷溺英賢間出世道賴以扶持久勤
欽慕之私今獲趨承之幸恭惟某官懷奇負氣篤志力行
道本諸身不學腐儒之陋習德施於政豈徒俗吏之能爲
禁僞學以方嚴名他師者皆是確守義文之象數自稱伊
洛之源流進以立朝推忠誠而佐后出而乘障仗恩信以
服人迨北敵之旣衰倚西方而爲重下繫羣心之屬望上
寬當宁之憂思

賀劉尚書仲則

光膺宸綽晉長冬宮位陞八座之尊職贊萬機之密善類
增氣薄海具瞻矧茲屬吏之微復忝世契之舊欣聞除命
倍切歡愉恭惟某官德厚而量宏道高而識遠摺笏垂紳
而朝綱自肅輕裘緩帶而制闔增隆自應卽正於鈞衡庶
以永綏於宗社制書沓至且暮可期翰述違臺鹽甫十閱
月仰高深切晉記實疎以衰老之軀當牧養之寄適時早
曠種不入土米價踴翔細民窘匱加以制漕之交鬪難乎
州縣之奉承益思向日趨事之時真得大賢鎮撫之體未
嘗變容而動色自然畏德以懷威投老無庸亟上香火之
請卑誠未達孰伸并壑之情尚冀寬慈曲垂庇護俾全晚

節以終餘年仰瀆威尊不勝皇懼更乞權衡六氣金玉五
官佇膺麻綽之宣卽拜金甌之命

擬奏

擬應詔封事

臣竊以爲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爲可憂而無形之
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擅權竊弄兵柄搔動南北之生靈
使之肝腦塗地不知其幾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干陰陽
早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
三尺童子皆知以爲深慮自天誅顯行姦臣就戮諸賢彙
進公道復升薄海內外延頸以觀太平而歷觀州縣之事

蓋有凜然若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爲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所得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強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喜事而囂訟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臣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是也雖念之氓負陰抱陽君以爲天國以爲本聽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爲意今貪吏害之酷吏害之黠胥又害之弓手土兵之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戶之徒又害之凜然何以自立而中產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今日壞而明日死之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

者是也蓋嘗深求其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而進之則壞爛頽靡而不可收拾前輩以謂視其容貌無以異人而倉公扁鵲所望而走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如何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耻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耻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疊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擎跪曲拳卑詞下氣以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

云云

第二劄

竊見江西湖南盜賊擾攘覆軍殺將焚破縣邑陵迫州郡雖曰小寇實有不可忽者以臣計之此輩本無深謀遠慮其始不過爲標掠之計耳在我素無自治之策而浪與之鬪以彼之輕銳據地之險阻連亘千里與吾州縣相接故乘吾之虛得以肆其陸梁而吾輕與爲敵是以縣邑屢破官軍屢屨而賊勢愈張賊勢旣張則其事將有不可測者自治之策其可不亟講之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在坎之象亦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高城深池以固吾圉雖平居無事猶不可緩况羣盜在境爲穢縣者獨不

思爲城守之計乎嘗竊迹近事北人之犯荆襄也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光化無城則又破襄陽德安城壁最堅故敵騎攻之數月不能拔郢州號爲石城城小而堅敵人圍之數日度不可攻而遂去之淮東諸砦亦然非守者有勇怯乃有城與無城異耳國家南渡以後大築襄陽楚州兩城方其經畫之初豈能無勞民費財之患設使兩城不築前者敵人得以據吾之要害則今日之事得無有大可慮者乎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江西湖南二廣州郡去賊不遠者可大治城壁朝廷出捐度牒以助其費使州郡爲區處雖貸民之錢用民之力亦

有所不得已者蓋不暫勞者不永逸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也吾之城壁既堅然後悉發諸縣村郭富室大家凡有米穀金帛之屬入保於州縣郭之不能爲城壁者亦當遠斥堠掘坑塹使不得以衝突彼之蜂屯蟻聚幾數千人非有平日蓄積之素進無所擄掠退無所資給則其勢必至於自相賊殺束手而受降矣又何必數與之鬪以自損吾之威重乎夫以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蠢爾小寇行卽授首若不足慮然因此而大治諸郡之城壁不惟可以禦一朝之患實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平和汪奇猷嘉仲

全校

公劄

再辭知潮州丐祠

榦不避斧鉞之誅輒具稟劄仰干鈞聽榦昨嘗控陳哀悃祈免潮陽之命不謂措辭未白誠意未孚以致有旨趣行未賜俞允榦不勝戰懼回皇之至伏念榦庸陋凡才摧頽暮景投老山谷誰復顧憐獨蒙朝廷軫念若此屏之便地寵以見次種種優異雖以老病投辭尚蒙寬贖令其一行

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愚夫小人受一金之賜尚知感激以圖報塞榦雖無知其于君父大誼朝廷特恩豈敢寧居尚煩督促實以疾病加劇見之申牘無一飾詞若不哀鳴反成欺罔况顧妻孥憂貧賤苟具此身誰無此志乃欲甘心屏伏自取饑寒亦豈人情所恨賦命奇蹇老而益困朽株枯枿不足以仰承雨露生成之恩中夜以思但知感泣恭惟某官著龜之識江海之量俯垂鑒照特賜矜憫曲爲敷奏追還成命使得偃仰一室安養賤軀繼今一日之生全莫匪二天之庇覆饑膺刻骨頂踵知歸若蒙憫其貧病再與陶鑄官廟差遣一次使得仰竊升斗以活餘齡實戴隆

天厚地之施榦勉扶病軀申布忱悃且痛且忍言不成文雖欲吐露有失倫次方命之譴復此驚憂尚冀鈞慈俯賜矜察榦下情無任戰懼之至

漢陽丐祠申省

榦賚稟凡庸學術迂僻分甘農圃望絕縉紳中年偶叨一命家貧累重仰祿苟全其於居官本無可紀誤蒙朝廷拔擢改秩甫朞寵以朝蹟俾貳邊郡爲任匪輕方思勉竭耻事誕謾忌嫉旣深機穽隨至曲勞造化易佐太藩甫及半年忽膺郡紱試邑一年而得倅爲倅一年而試郡破去舊例薦被隆恩粉骨碎肌未知稱塞竊緣榦筮仕以來不避

身 卷之七
鄭險用心過勞遂得奇疾兩叨劇邑毘勉四暮舊疾增加
形神癯瘠年事浸晚齒髮衰頹加以禍患侵凌去歲冬夏
連嬰兒女之戚哀年傷感幾不聊生兩目昏花不能久眠
是皆用過其分難以支持倘不及今投誠君父必致顛穢
自惟官卑人微不當冒有陳情實緣到任已踰半年絕無
毫絲補報苟玩愒歲月爲罪愈深欲乞鈞慈特賜敷奏陶
鑄祠祿差遣庶得養疾歸山以終餘年實戴大造生成之
賜候旨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丐祠第二狀

幹一介凡庸無足比數誤蒙拔擢畀以郡符深願勉竭駑
鈍以圖報塞實緣齒髮衰暮禍患侵凌疾病增加精力凋
耗近嘗控瀝卑懇以祈閑退誠意未孚未蒙俞允聞命以
來懼深感極不敢遽有塵瀆本欲少遲書考再行陳乞近
讀邸報興國趙知軍改除湖北提舉竊緣幹係娶朱侍講
之女趙提舉娶朱侍講之孫女幹之長子又娶趙提舉之
妻妹於趙提舉爲僚壻其姻黨可謂最親早同師門情誼
尤厚監司所以按察州郡職事之際委有妨嫌在幹若不
申明切恐有犯物議兼幹到任已歷三年仰藉恩庇幸無
敗闕目今雖已旱歉幹於方旱之初亟出郡帑收糴到米
二萬石以備賑糴前兩政亦有椿積米二萬石漢陽戶口

不多後任郡守但出此米賑糶稍加之意亦不至有饑餓
流離之患榦委非別有規避欲乞特賜敷奏陶鑄祠祿差
遣庶幾少安愚分以終餘年實荷大造生成之賜候指揮
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依舊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榦今月十九日準江淮制置使司牒準備尚書省劄
于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黃榦依舊知安慶府昨於
二月內準省劄已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
有和州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更端倍
費區處兩上丐祠之請意謂必蒙俞允今準上項旨揮仰

見朝廷恩遇之意一介么麼尚復何言竊念辭受進退立
身大節苟或失宜不惟于心不安亦且必招謗議古之仕
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榦昨蒙改知
和州已嘗辭免今復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
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事體已定官吏百姓各已
解體今乃驅去復還進退之間全無禮義懷利以事上枉
已而直人大節旣虧清議可畏此榦雖感朝廷恩遇至于
銘鏤肌骨然亦不忍以垂絕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見師
友于地下欲望朝廷檢會榦兩次丐祠狀特賜敷奏改畀
祠祿庶幾保全晚節以畢榦生實被大造生成之賜榦旣

被朝命不敢自安兼痼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
前往江池間就醫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
允

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翰昨準省劄改知和州令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
官赴制司稟議至金陵已今兩月制參已非其所長且原
是外郡遙領不敢輒行供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
事緒更端倍費區處不敢祇赴安慶府則已係解罷之人
既辭和州若再適安慶則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尤不可
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只得控告朝廷力上奉祠之請

請必蒙俞允今準省劄令依舊知安慶府竊念翰稟資介
僻處分孤危平居無事易遭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
以自免今既辭和州復辭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不
肯舍又曰包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人已籍籍生平
自守廉隅不敢望圖榮貴今年幾七十乃自陷于寡廉鮮
耻之地朝廷愛護人物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論必
以包砌城壁為念翰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為區處造輒四
百餘萬城門已砌城壕已開防城器具已一面置造同官
既各分頭管轄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可託者十有二人
每人分百二十丈監視朝至暮歸如已私事不過今秋須

可畢工朝廷所給錢米足可支遣不須別作經營若再付之權官亦可不勞而辦况潛皖之勝兩淮甲郡又皆遊官名流之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已嘗去官又復再往蠅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徒取譏訕兼翰一生艱苦既老尤衰開禧丙寅往來兵間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痼疾又復發動形體支離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投誠造化欲乞特為敷奏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三辭依舊知安慶府申省

照對翰昨準省劄再知安慶府翰不避誅譴乞改畀祠祿

仍以君命之嚴未敢退安田里屬以痼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府差人賫到省劄一道乃知螻蟻小臣言詞拙訥尚未足以感動天聽竊惟朝廷之意蓋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包砌未畢故欲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御之隆憫念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人所共知翰以老且病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耻之風哉生平狷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乃自陷於無廉耻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砌城一事見計置燒磚約可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懲往年張寇之變喜于得城

以自固寓公士友之忠實可託如太學生陳榕者十有餘人各願自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廉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部亦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授以下無不竭力以董其事胥吏無所容其奸工役無所逃其役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勤朝廷顧慮上設禮義廉耻以御其臣則下亦以禮義廉耻而事其上賈誼以爲聖人有金城者此也今乃使翰有辭小受大寡廉鮮耻之過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又豈能責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自欺其立身之節又避再三之瀆也兼翰開禧兵興往來五關備嘗險阻因得痼疾目

今發動醫治未愈加以痰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留江州軍資庫

辭免奏事指揮申省

照對六月十六日江州發到省劄一道六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黃翰令赴行在奏事者翰螻蟻小臣比蒙聖恩改差和州固嘗以衰病辭矣繼準指揮再知安慶府又復引嫌控免揆其方命合卽嚴誅天地優容不加之罪更叨收召俾造闕庭自顧何人乃蒙朝廷委曲注意如此恭聞恩命感極流涕翰素無朝蹟遽對清光平生之榮莫大于此

所當恪思不俟駕之誼疾趨前進豈宜尚有陳請然人臣之誼敢懷隱情蓋有不容不屢瀆者翰踈庸拙直實無能可取公朝過聽引而進之豈非以其涉歷州縣粗知世務或能罄瀝愚管有補聖化萬分之一耶翰爲貧所驅出從吏役不過律已奉法恪守常程初無奇策何足上裨日月之明而性資狷介與世多忤每懷憂畏但思退藏今復景迫頽齡身抱痼疾形神衰憊智慮荒落倘又不自量度冒昧而前非特術業空踈無以稱塞明照當退而進有乖名教徒招物論恐孤朝廷平日保全之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祠祿使得退安愚分實荷造化始終生

成之賜須至申聞者伏候旨揮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知潮州申省

照對翰九月十一日準省劄二道三省同奉聖旨林士衡除廣東提刑吳季員除廣東提舉趙汝倣除提舉廣南市舶黃榦差知潮州並填見闕候任滿前來奏事今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速疾起發至任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翰官卑人微不應辭免緣有惴惴須合控聞伏念翰碌碌常才無以逾人公朝過聽拔擢超躡皆出望外奉祠來歸養病待盡潮

爲佳郡且復便家仰戴簡記使令之意榦頃以奔州縣不
避勞苦遂得喘嗽之疾歲久日深春夏以來腰腹之間忽
加痞結坐卧常多於行立飲食每減於藥餌扶曳上道必
至顛踣兼聞潮陽關守已久濡滯日月深恐廢事欲望朝
廷察其誠實特賜敷奏亟着賢守以惠一方使榦補滿祠
祿優游餘年實出君父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
已寄畱福州軍資庫外伏候旨揮十月七日三省同奉聖
旨不允仍依已降旨揮疾速起發至任

再辭知潮州申省

照會榦九月十一日準省劄差知潮州榦嘗以老病申乞

敷奏寢免恩命十月二十一日復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仍
依已降旨揮疾速起發至任者榦螻蟻小臣不當再三申
瀆上恩隆重便合承命疾趨實緣疾病沉痾難以支吾向
者聞命之初驚恐昏憤拙於敷陳以致誠意未孚復降促
行之旨乞念榦喘嗽宿疾已八九年氣息日衰病勢加甚
今夏復於腰腹之間結爲痲塊上下攻擊痛楚難堪行動
寢處常須擁護呻吟困瘁食少肌羸自恐大期將至豈堪
復走道途若更郡務縈心立見顛仆上負聖恩下速官謗
欲望朝廷察此曲衷之請貫其方命之誅特與敷奏追寢
成命若蒙矜憐貧病更與陶鑄官廟差遣一次以活餘生

實荷生成之施所有省劄見寄留福州軍資庫伏候旨揮
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差主管亳州明道
宮任便居住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

照對榦準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黃榦差知
安慶府填見闕令所差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限五
日前去至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
日止仍具已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付榦照會者
伏念榦螻蟻小臣便合聞命疾趨仰酌眷遇不應敢違近
制尚有控辭實以榦極陋至愚無足比數遭逢聖世誤被

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爲倅一年而予郡越去故常極爲
超躡而榦稟資狷狹賦分奇窮拙於奉承動多齟齬但知
悔艾甘就沉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爲大幸而恩寵之杳至
委實難勝衆交非妄孤蹤難免若不控投君父必至自速
謹詞况安慶爲郡實今重地付之庸繆衰瘁之人責以保
障蕃宣之效恐辜委寄倍費生成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
寢成命容榦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
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旨揮正月二
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雜著

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子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旣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

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臨川勸諭文

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故前輩名公彬彬輩出惟臨川爲盛然其流俗之弊亦以其剛而喜於爭以其文而工於訟風俗不馴莫此爲甚當職不才誤叨邑寄兩月之間披閱訟牒幾數十紙毫末之爭動經歲月贏糧棄業跋涉道途城市淹留官府伺候走卒斥辱猾吏誅求犴獄囚箠楚業毒何以堪忍訟而不勝所損固多訟而能勝亦復何益何不思天地之性惟人爲貴均氣同體誰無善心

豈可萌此惡念自絕天地何不思父母生育以有此身愛護髮膚以至成立豈可輕以小忿毀辱父母何不思祖先勤勞置立產業亦欲百世以永其傳豈可爭較毫末破蕩家業何不思生育子孫以求嗣續亦當殖福庶可久長豈可包藏禍心殃及後代所爭甚微所失甚大其訟愈工其禍愈酷故易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蓋古人不可爭訟訟而雖勝亦不足以爲貴也孰若士農工賈各務本業起居出入常存道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親戚鄉黨交相和睦利則思義忿則思難旣無爭競亦無禍殃旣無妬忌自無怨恨心平氣和身安家足

其可樂哉當職身膺民社斷訟曲直自當詳細推究至于虛公畏志健訟百姓亦不敢不嚴加懲儆然亦深念愚民惟茲王綱憲網一朝之忿以忘其身則訊鞠之下誠恐有不明之罪也故敢以愚見廣敷哀矜勸爾百姓各宜交相告戒毋貽後悔

新淦勸農文

每月之望本縣出郊召父老諭之曰爾爲農耕種窮困勤苦孰知之孰念之暑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縱胼手胝足越陌度阡縱冰凍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苦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于相



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饑餓不安其生可
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
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桑耕而爲衣食
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
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
陵爾之敵入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
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今之昏惰敢不自勉田主債主與
夫貪黠誅求侵刻欺詐以害我農人者盍亦深思均氣同
體之義與吾衣食之所自來相調相給使我農人亦得遂
其生平之願爭訟不興里閭安靜協氣感召時和歲豐顧
不樂哉幸相與勉之

禁約頑民誣賴榜文

本府諸縣公事多有頑民自縊自刎以誣賴人者諸縣便
以爲事干人命收捉所賴之人以爲大辟凶身差官檢覆
禁繫累月又行結解被賴之人本無大罪而家業已破蕩
矣頑民習見一死可以賴人纔有小忿便輒輕生死者旣
以無藉而隕命生者又以無辜而破家此該諸縣官吏不
能酌斟事情但欲應文逃責至其愚者又以爲人命至重
不可不爲根治却不思彼自取死於他人何預便使真曾
與之毆打亦不過得毆打之罪何以至爲大辟禁繫結解

黃勉齋集 卷之七
耶至於佃戶地客少欠租課主家不可不需索人家奴僕
或有小過主家不可不懲戒亦輒行誣賴此風豈可長哉
牒諸縣今後應有自刎自縊公事並 闕二葉

祭文

祭晦菴朱先生文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
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
隕其生若昔孔孟迄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
之益遠當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
托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

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洒然
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
莊而言厲卽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
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
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
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灑掃應對
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
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爲造道之閫奧謂大學爲
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序以
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答

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型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
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
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
深而形鉅故末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
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綱陳紀而不爲苟
簡之計摧奸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
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自遐身雖否而道
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警贖
俗之冥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
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

傳聖統以繼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
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
不百年大命以傾榦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
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林垆
或談笑而春容或切至而可嚙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
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河山以爲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
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來歸
乃歎睹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魂欲絕而復醒念屬託之
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蚤夜以服膺
惟力策乎駑鈍庶無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

貴苑齋集 卷之七
微誠

又祭晦菴朱先生文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天啓我人篤生于茲海內之士聞風以馳垂橐而來捆載而歸榦於朋儕質劣志卑憫其鈍頑誨誘孜孜旣養其端復發其知旣揉其偏復克其私燕申則侍步趨則隨適來則喜已去則悲別不踰年書不越時父生師教天覆地持二十五年恩絕等夷嗚呼曷幸而不憖遺日月推遷窀穸有期夜臺冥冥藏棺蔽帷海內之士齎咨涕洟使榦之愚俛俛何之孰策其慵孰指其迷孰顧孰瞻孰扣孰咨維今之春升堂握衣笑語溫溫神完氣微

鄉人見招意不忍違命曰汝行我志未衰閩山荔枝其實離離我以扁舟訪汝以嬉自春徂冬如慕如疑誰知此言終天永辭前有書堂燕居怡怡後有精廬諸生焉依有園有池清溪之湄履迹雖存音容莫追獨有遺書千古具垂句索字尋口誦心惟亦有良朋攝以威儀有善相聞有過相規母誘于利母蹈于非母溺于安母憚于危庶幾師門涓埃是裨靈輻啓行清酒一卮撫棺長號天乎痛哉

辭晦菴朱先生几筵

惟先生之靈碩大宏博以成已爲本以成物爲用自其學之不厭而推之於誨人之不倦蓋與天地同量而聖賢同

黃兒齋集 卷之十
心也所以興起斯文惠顧後學之意切矣榦也不才去年
之春里之父兄以其從遊於先生之門久而意其粗有所
聞也帥其子弟而相與講學焉榦方固辭而先生督之愈
力是以不獲隅坐執燭以聽垂歿之誨至今抱恨無有窮
也今先生練祭近一二月而里之子弟復有所請榦竊惟
先生之治命不敢違鄉人之善意不敢遂捨先生之几筵
以行不能築室於場以終三年之禮俛仰太息絕愧古今
卮酒告行痛徹心肺

晦菴先生小祥

先生兮道德百世兮彌彰天地兮齊壽日月兮齊光自古
兮有死先生兮不亡殘子兮何之苑結兮慘傷嬰兒兮失
哺逆旅兮悲鄉德容兮在望佩服兮琅琅鬢髮兮耳日顧
瞻兮茫茫歲月兮不淹遽易兮星霜矯首兮武夷白雲兮
高翔褰衣兮無從寫哀兮此堂良友兮駢羅賢孫兮侍旁
先生兮夙心英靈兮未忘瑤席兮玉牽桂酒兮椒觴靈來
兮何許涕泗兮淋浪

祭范伯崇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談而利是趨或始之銳而卒
乃渝人無常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發揮聖謨奮然而前
搢衣坐隅豈無其人孰公之如公資簡巖濟以怡愉早登

師門誦首受書致知力行無替厥初榦也凡庸從師以居所敬惟公公尤眷予尚期晚年依公里間孰謂老成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剖我疑孰砭我愚孰知我哀嗚呼天乎

祭楊通老文

嗚呼遊晦菴先生之門者多矣篤實無華強毅有守孰有出公之右者乎居家而兄弟化其和從師而朋友愛其誠立於朝而君相知其忠仕於外而吏民安其仁非天資之厚學問之篤孰能隨所寓內省而不疚者乎觀公之資與公之學所以保其身者至矣而不能享期頤之壽者何也

人生一世如浮雲太空倏來忽去不足把玩如公之亡亦可以無憾矣惟其和而誠惟其忠而仁自有不能忘情於公者是則可哀也已榦也辱公之知最深荷公之愛最厚民社所拘不能奔走以哭公之柩緘詞寫哀遣子往弔公其尚能鑒榦之衷也夫

祭李貫之

嗚呼貫之止於斯耶晦菴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誨後進見而知者固有之矣聞而知者非吾貫之耶貫之目不識先生之面耳不聞先生之言顧以爲聞而知者亦何自而知耶貫之性資粹美襟懷坦夷凝靜有常堅剛自持則其

黃克齋集 卷之七
質固已近於道矣而其志則勇於求道若決江河而東注若輕車駿馬就熟路而疾馳自蜀而來人謂貫之有志乎功名事業而貫之則曰吾將歷東南而求師縱往者之不作有遺風之可追聞晦菴之門人則虛心屈已而與之友得晦菴之遺書則手抄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撝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粗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得而疵立於朝廷則不知權利之可慕仕於州縣則亦捨民瘼其孰咨至其感慨發憤抗章極論則有犯無隱

竭肝膽而瀝披向非見道明用心剛而無一毫物欲之累孰肯試身於不測之禍雖百謫而不辭使其在摳衣之列及門之士皆當斂衽而推服則聞其風而興起淑諸人而有得非貫之其誰耶貫之之行也以書來曰吾猶少駐康山湓浦之側以待水涸而沂峽子能一來庶以慰吾拳拳之念翰亦以書相挽曰子未可以亟行也朝廷清明行將起子以扶斯世東南之士亦皆望子以振斯道之微嗚呼貫之乃止於斯耶貫之之歿也有識之士莫不爲之嗟惜視貫之之病者則以貫之病亟尚與朋友講析理義而不少衰嗚呼此其所以爲吾貫之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有得

於道則禍福榮辱死生之變若太空浮雲之過目此何足
以爲貫之之累顧爲斯世惜爲斯文惜安得不情鬱結而
涕漣漣

祭林存齋

居大山長谷之中無耳濡目染之素獨能慨慕乎聖賢沈
酣乎典訓追逐乎師友磨礪乎身心爲弟而事兄如父也
爲季父而撫其從子猶子也族人觀之鄉人敬之栗山之
陽無百室之聚家弦誦而人縫掖又皆知理義之訓君之
教也吾鄉之士遊晦菴之門歲晚能自守者不過三數人
如君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則又朋友之所敬愛者也君

與予交最善又嘗致予於其里以教其族子弟故其情爲
尤親宦遊江湖不見君者十年矣奉祠來歸君年已七十
視其貌猶矍鑠而嗜學之志不少衰予復以王命守淮邦
相期以一年之別尚可以白首相從而卒所志也孰謂相
別未數月而哀訃遽至耶君旣歿而予亦老矣乞骸骨歸
田里凡君之所見屬者不敢不勉行當拜君遺像於存齋
而弔宿草於南山之原也嗚呼哀哉

晦菴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

翰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榦之鄙陋
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昧執筆以爲先生之

黃允齋集 卷之六
三
玷伏念先生資稟學問道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蓋少知
而能盡其蘊者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既無所考訂
而歲月浸久傳訛襲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以啓
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已哉於是追思
平日聞見定爲草藁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
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
或有之褊懷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
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
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鮮而行狀之作不容
以自己也行狀成於丁丑之夏然猶藏之篋笥以爲未死

之前或有可以更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
愈甚度不能有所增損矣謹繕寫一通遣男輅白之家廟
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愚撫卷興悲涕淚如雨

辭晦菴先生墓文

榘至愚極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卵育於困窮
惇獨之餘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先生不以是爲有德
於榘榘亦不敢以是而歸德焉理義之淵微學問之精密
顏魯之於洙泗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
焉榘獨何人而在樞趨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
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

先生之學耳濡目染朝薰夕炙者三十年榦獨何人而獲親道德之粹耶既示之以精微復開之以博大既廣之以聞見復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不進培而植之惟恐不立榦獨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春遊虛堂夜坐一行之孚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付囑將歿之叮嚀則戚戚然大義之乖微言之絕也榦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榦也不能安貧自守而仰祿於州縣黽勉王事固不敢違先生之訓然講習之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奪於應酬歲月蹉跎而老及之矣朝廷憫其衰病畀之祠廩而予之歸杜門省過

翻閱舊學而神識昏眊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滂霖如雨何先生愛遇之厚而榦之負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於並世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心恨而已矣自今未死之日尚當勉策疲駑不敢自怠居敬集義致知力行體之於身以勉同志庶幾收桑榆涓埃之益尚可見先生於九泉之下耳榦深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月以來淚作於上氣涸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輅告于墓下惟先生其鑒之

代祭林黃中侍郎文

嗟往哲之垂訓曰剛毅其近仁苟緝熙以學問庶德業其

日新相彼頽俗與波俱淪不爲丈夫偉特之節而脂韋軟
媚以效兒女子之態不觀聖賢作經之意而剽竊摹擬徒
欲以媒其身若夫剛正不懼仕優而學求之斯世如公幾
人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義經之文象究筆削
於舊麟忘齒尊而爵貴常矢矢以諄諄至其立朝正色苟
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
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
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其試吏長沙低回
下陳辱公見知相待如賓雖公事之屢忤然旣久而益親
何一老之不遺淚琅琅而沾巾承乏仁里有社有民小智

大謀危辱旋臻所望以問政於公者今不可復得矣陰相
而默護之者尚有賴於在天之神

祭章翼之運使文

榦也筮仕二十年所歷六七郡竊觀當世人物於百里而
求一賢令於千里而求一賢守於一道而求一賢使者嗚
呼何其難也其吾某官章公乎蓋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
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而忠信者也徒
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
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
出於公且正乎若公者潔廉忠信而通世務者也

